



画笔连着母亲的期许 ——怀念我的母亲

□潘鲁生

今晨春雷闯入我的梦乡，打断了思绪。一觉醒来，感受到春天的气息，清明时节到了。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为母亲扫墓祭奠寄托哀思，会蹲在母亲的坟前跟她说说心里话，很知足。

母亲已离开我们39年了。几十年来一直怀念母亲，风雨兼程的路上，她从未离我远去，她的辛劳、她的期许、她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心里，伴我从年少步入中年，体验苦辣酸甜人生百味。虽然从母亲离去的那天起，我的生活里就不再有妈妈可以呼喊、可以照料、可以诉说，但我却因为她的给予、她的付出、她的鼓励，不断努力着，努力变成她所期待的样子。我想念我的母亲，时间愈久、年岁愈长，这份感情就愈沉，时时回想追忆过去艰辛而快乐的日子。

母亲生长在鲁西南革命根据地，她的大哥年轻时被日本人杀害，二哥守孝道在家照顾老人，三哥一直在地方政府工作，四哥十几岁从军南征北战，南下留在了贵州。母亲在家是老小，上有四个哥哥，从小被家人宠爱，这也使她生活乐观，性格直爽，为人诚实，善良贤惠。母亲曾在金乡读中学，在当时也算是读过书的人，毕业后教过书，又随三舅从金乡到曹县土产公司正式参加工作，后来又在土山集工作了一段时间回到县城。成家后，因为要照看孩子，也是生活所迫，母亲辞去了公职。待家里四个孩子长大些，她在街道的档发厂找了份活儿，后来又到了印刷厂和档发厂当会计。母亲一生操劳，虽然有较好的知识文化基础，但主要精力都贡献给了家庭，养儿育女，勤俭持家，其间辗转工作帮衬家用，和那个时代大多数母亲一样，为了生活和家庭，放弃了自己的志趣和追求。她生活达观，从不言苦，对孩子管教严格，让我们守规矩，讲道义，重本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母亲生怕我们被人欺负，细心安排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在母亲的呵护和引导下，我们家的孩子从小不讲脏话，不贪心，不好事，虽家境清贫，但有骨气，穷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

记得母亲在档发厂工作时，为了挣钱糊口，白天在厂里干一天，晚上再把活儿拿家里来干，带着我们一起分拣出口制作假发用的原料，把回收来的人发分拣开，分出等级，我们管那叫“撕头发”。撕头发这活儿很脏很累，全家忙活一个月，能多挣几块钱糊口，但也乐此不疲。

童年记忆里，家乡的冬天天寒地冻，有时候北风卷着寒气往屋里钻，但聚在母亲身边干活儿一点儿也不觉冷。昏黄的煤油灯下，那些黑的白的蜷曲的头发就是千丝万缕的线，既单调又鲜活，各有各的故事，历尽风霜，沉淀着生活的气息。母亲为了哄着我们多干点活儿，每天给我们讲几段故事，讲《西游记》、《白蛇传》，说张彦休妻白玉娄，评梁山伯与祝英台，总让我们听得入神。母亲的口才好，讲起故事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她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里相送，每一段对白都非常生动，那种缠绵悱恻让懵懂的小孩子也觉得荡气回肠。我和姐姐记忆最深的是西游记里过天河那一段，母亲讲得声情并茂，让我们

在我最天真懵懂的时候，母亲用她朴素的期待和关爱，为我树立了为之努力的人生目标。几十年来，只要画笔不辍，就能感受到那份温暖的母爱恩泽。我也常想，我在艺术上走的每一步，母亲都会有感应，她用心培养，教给了我做人的道理。

听得入了迷，沉浸在故事里，不知不觉手里的活儿就都做完了。直到今天，通天河彤云密布、朔风凛凛、柳絮漫桥、梨花盖舍的大雪场景仍像画一样刻在脑海里。几十年过去了，母亲故事里朗朗上口的韵律、洗练明了的是非善恶、厚重悠远的情义内容记忆犹新，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我在家是长子长孙，爷爷奶奶宠着，有时晚上加班干活儿也会偷懒，母亲会让我先睡。于是裹紧被子，把脸朝着母亲干活儿的灯光，眼帘上会映出橙红的光晕，听着窸窣窸窣的声响，没有比那更温暖踏实的滋味了。

我家住在老县城衙门前街，紧靠大圩首，是县城的中心。那段日子，在城里生活都依靠根本上的那点口粮，每个月定期跟着母亲赶大早去粮店排队取面粉，为了多换些口粮，不断顿，再赶到自由市场把白面换成粗粮。父亲之前在县里办公室做文书，后来因家庭成分受牵连被下放到供销社工作，整天在基层忙碌，家里的生计主要靠父亲支撑。但四个孩子在长身体，还有爷爷奶奶需要照顾，所以母亲一边帮工挣些微薄的收入，一边俭省持家，细水长流维持一大家人的日子。那时候生活很艰苦，全家吃的是地瓜干和玉米面，母亲会留下很少的一点白面，留着父亲回来给他做顿面条吃。我也常闹着要吃白面卷子和面条，但锅里总是地瓜面窝头、玉米粥。只有过年过节偶尔做些好吃的，敬了老人，再分给孩子，母亲总把自己的省掉了。母亲一辈子节俭，为家人付出，自己没尝过丰裕的滋味。虽说物质在我们的生命里其实不占多少分量，从呱呱坠地到了然离开，感情和精神的富足来得更重要，但我还是常常感到后悔和遗憾，如果当年担着生活重担的母亲能少些操劳，如果今天的菜肴她也能尝尝，我们家的生活才会完美。时光不可逆，我真想回到那段清苦但团圆的日子，守在母亲身旁，和她一起在灯下干活儿，一起到粮店买粮，吃她做的窝窝头，听她说戏文讲故事，我要守着那段最难忘的时光，不让它溜走，因为有妈妈的日子才是最踏实的。

我从小喜欢画画，母亲是我学画的第一位老师和观众，给了我许多鼓励和自信。家乡曹县是座老城，习书作画的气氛很浓，当年县城学画的孩子不少，母亲希望我能和他们一样，受到艺术教育。虽

然平时对我管教很严，但对我学画常常给予鼓励和期盼，让我自己随着喜好去选择。她从心里希望我学画成才，学点手艺，有个谋生的本领，她说当个画匠比泥瓦匠要省力气。在当时非常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母亲总是给我买最贵的纸，买最好的颜料，在不大的房子里留出我的画案子，让我专心学画。无论是临摹的新年画，还是自己的水粉画创作，母亲总让我挂满堂屋，家里不足十几平米的老屋里挂满了我的习作。亲戚朋友来访时，她总自豪地给别人讲我的作品。没有什么比这样的褒奖更亲切有力了，所以我愈加努力求学，往往辗转而得的范本都如获至宝，反复临摹，学会了特别专注地做一件事。如今想来十分感念，在我最天真懵懂的时候，母亲用她朴素的期待和关爱，为我树立了为之努力的人生目标。母亲较早离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回忆，几十年来，只要画笔不辍，就能感受到那份温暖的母爱恩泽。我也常想，我在艺术上走的每一步，母亲都会有感应，她用心培养，教给了我做人的道理。

因为积劳成疾，母亲持续病了好多年。如今回想，或许是日子不宽裕，生活太辛劳加上医疗的匮乏给误了吧，留下无尽的遗憾。听姐姐讲，1973年，母亲曾经到菏泽地区医院治疗，但当时医院住院条件紧张，看病的人又多，排号需要二十多天时间，想到家里孩子还小，母亲放心不下，就回到县城医院。直到1977年，感觉身体实在不适，才借钱去菏泽检查，但是已经晚了。母亲当时担任印刷厂的会计，住院的时候没有交账，出院休息了一段时间就开始交账，一丝不苟，因工作劳累过度，病情急转，就一直没有起来。1978年的夏天，母亲卧床两年后，在病痛的折磨中离开了人世。临走前，她拉扯大的四个孩子都在床前。其实母亲的各个内脏器官已经衰竭，但那天她精神特别好，把我们叫到床前说说她对我们的希望和期待，让孩子们长大成人，为社会多做善事，工作上有所出息，期待今后成家有个好归宿。母亲舍不得放不下自己的孩子，在疾病折磨下离开了这个让她操心受累的清贫之家，离开了让她牵肠挂肚未成年的孩子们。虽有那么多不舍，但她仍然安详，没有显现痛苦，这是母亲要强的性格使然。父亲为母亲准备了一口最好的棺木，入殓时，我喃喃地让母亲放心远行，这一幕成为终身的印记。母亲走了，她上有公婆，下有儿女，还有亲戚朋友和前来吊唁的邻居，五更天发丧时，悲痛声震醒四邻。我按老风俗为母亲送了最后一程，那一幕永远停在漆黑的夜晚，永存在我的心灵深处。

母亲离世时只有43岁，我的儿时记忆也从此定格。失去了母亲的日子很漫长，很艰辛，想留的已无法挽留，只有努力像母亲一样善良、一样勤劳、一样有责任感才不会辜负她，也只有常常提起画笔，才能连上母亲的期许。

如今快四十年了，我相信时光可达讯息可通，在我的梦里，在她的坟前，在困境中，在开心时，总想对她说一声：“妈妈，我想你。”

目 送

□田园

我所知的爷爷许多事，是爸爸和几个伯伯、姑姑言传口述：爷爷年轻时力气大得很，50多岁时仍可推着重七八百斤、堆得山头似的一独轮车粮食一口气走100多里地，60多岁时抱起重达四五百斤的小磨香油机器往车上搬，仍旧轻而易举，像抱着个小孩的玩意儿似的。

约摸四五岁时，爷爷来我家住过两个星期。那两个星期，爷爷带着我走街串巷，认识了不少人。他爱鸟，以后的很多年，他仍定期带着各色各样、不同名字的鸟儿从乡下赶到县城的鸟市，同他那些老“鸟友”会合，买鸟、卖鸟、换鸟、逗鸟、聊鸟，乐此不疲。

那些年的时光真好，像照片上的磨砂一样，富有质感。可是好像一转眼之间，爷爷就老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把小磨香油的手艺传给了二伯，也不再提着鸟笼到处“遛鸟”了。

某年春节前，我们回老家看望爷爷。进屋时，他只说了句“来了”，就低头闷不做声了。到了饭时，大祖母叫我们去她家吃饭。我们先去了伯母家，过了好些时候，仍不见爷爷和二伯父，大人们让我出去看看。刚拐出巷口，我就看见爷爷坐在一个小小的独轮车里，脑袋耷拉在一边，双手抄在袖筒里，怀中揣着他从不离身的马扎，像个听话的孩子，二伯父在后面推着，一颠一颠地往前走。我不忍再看下去，扭过头转身往回走。

那天整个席间，爷爷几乎不说一句话，也不再过问这个孙子有没有孙媳妇啦，那个孙女有没有孙女婿啦，他只是静静地听，自始至终的沉默。

我可以确定，年轻时候推着满满一独轮车粮食的和眼前坐在独轮车里被二伯父推着的，是同一个人爷爷。是时间踩疼了爷爷年轻的影子。

在我越来越没有时间回去看望爷爷之后，我们县城的家，爷爷去得也日渐少了，还多是为了看病方便。在我家，他时常表现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傻里傻气，天真得像小孩。他越来越不愿离开自己那个乡下的小屋，尽管很长时间内，每天陪伴他的，只有一只狗，一张床，几本书。对，他喜欢上了看那些情节亦真亦假的历史古书。

二姑是2009年端午节的前一天走的，车祸，走在了为爷爷送水饺的路上。爷爷听到这个消息后，没有流露出我们大家想象的那种悲伤，甚至没有流眼泪，只是反反复复重复两句话——“闺女，是我害了你啊”，“要是我能去替你就好了”。爷爷幼年丧母，中年丧妻，一辈子经历惯了生离死别，这一次把悲伤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爷爷是二月初二走的，龙抬头。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就闭上眼睛想爷爷，脑海里出现最多的，竟然是我们每次去看他临走时，他弯着腰背着手在巷口送我的情景。我坐在车里最大限度地扭着脑袋透过后车窗看他。他就像一棵苍老的松树一样站立着，我坐在车里，就会忍不住想爷爷的一辈子，想他说过的话，经历过的事，仍然保持着的梦想。

庆幸的是，爷爷已经去爬过了他最向往的泰山。那就应该没什么别的遗憾了吧？他走了，我没能见最后一面，不见，他在我眼里就还是那个目送我们远去的身影。在我的想象中，他一定是像老了一样缓缓地转过身，再用力地朝后背起双手……

在他的身后，仍是个如常的太阳。